

評三島由紀夫的「四部曲」

陳大安

——原載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主辦之“*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創刊號，作者為愛我華大學教授 Marleigh Ryan

三島由紀夫的「四部曲」，由「春雪」、「奔馬」、「曉寺」、「天人五衰」組成。

這是三島由紀夫在小說上最後的掙扎。正如大多數他其它的作品一般，這一套書最明顯的弱點就是沒有能够超越作者情感上和智力上的極限。儘管他的美國出版商希望我們相信三島由紀夫有資格躋身名家之列，這部四部曲却正好顯示出他缺乏躋身名家之列所應備的深度。這部一千四百餘頁的巨著中所包含的情節：出生、轉世、暴力、病態等等，幾乎沒有一樣沒有在他早期作品中出現過。從門縫窺視到自殺，我們全都見過面，實在無法再提起興趣來。他是個不錯的作家，對陰謀和懸宕的處理相當拿手，可是他算不上是個偉大的作家。三島本人戲劇性的生涯固然引起了世人對現代日本文學的注意，可憾的是，他沒有寫出一部更值得世人推崇的作品來。

現在看來，有關他自殺一事的報導，以及出版商想乘機煽起三島熱，這兩點對三島個人來說並非是福。這部四部曲寫得太過嘮叨，不甚高明的噱頭又太多，不過每能吸引住讀者的興趣。主角本多繁邦從出現到死亡，有六十多年之久，我們對他那漫長得令人難受的淪亡，不免有着相當的關懷。另外還有兩個到三個角色也頗能引起我們的注意，使我們急着想知道他們的下場。一部好的暢銷小說應該具備這種條件，儘管我們對書中的性變態和血淋淋的場面感到噁心，我們還是可以接受三島描寫的世界乃是「現實」的又一個寫照，而這種方式又是現代作家趨之若鶩的題材。我們無法忍受的乃是這整個故事賴以支撐的哲學骨架太過脆弱。

史高——史多克的傳記「三島由紀夫的生與死」雖然寫得有欠老練，却也不乏獨到之處。在談到看了三島因他之請寫了欲在英國發表的一篇文章時說：

這篇文章沒什麼意思。他似乎對日本的政治一無所知；而我又對武士道等不感興趣。武士隨日本封建制度的消失以俱去已快一百年了，而三島好像還和西方人一樣誤認日本仍是個武士的國度……。難怪外國人喜歡看他的作品，他們把他這個日本人看成是個武士了。

其實三島似乎和西方人一樣對日本以致於整個亞洲都存有錯覺。我們總覺得這部四部曲是個西方人以亞洲的異國情調為背景所寫成的作品。這種感覺特別是在第一部「春雪」裏最為鮮明，它把一九一〇年代日本的情況寫得像個差勁的電影脚本，甚至後來在談到現階段日本的時候，這種感覺還是產生。我們的印象是：三島對他自己的國家並不了解，也不會認真地去體驗。他書中的角色好像活動在奇特的真空裏，談論生活而卻沒有實際去參與。姑且不論他們的弱點——很多很多的弱點——是否為日本人所共有，却與歐美近代作品中所描寫的弱點頗多雷同之處。女性性戀，激進份子，陰陽人，窺視狂，性虐待狂——現在都是西方小說中常見的角色。我們已經看膩了；三島對這些性變態的處理上，我們看不出有任何新奇或獨到之處，他對人類墮落面的描寫，我們

也看不出有任何地方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亞洲的了解。

三島寫這部四部曲的目的可能是爲了贏取西方讀者而作的最後掙扎。從一九六五年首次被提及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起，三島對他作品的英譯開始十分重視，甚至至於寫信要他的美國出版商在他自殺的當天將書出版。他渴望外國人的讚譽，主動地爭取他們的友誼；不僅如此，他似乎覺得一定要把西方世界征服。「村聲報」（註一）在三島死後不久發表符濱・鮑爾（註二）的一篇雖然難登大雅之堂但却顯然屬實的文章中提到說，三島曾有過非常強烈的慾望要在半夜坐飛機到美國找個美國男人性交，這段文字讀來令人坐立難安。這豈止是他想眼見自己聲名遠播；這是強烈的征服慾在作祟。

想來或許正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三島才拿亞洲文明中最令西方讀者神往的投胎轉世之說來做爲這部四部曲的主題。在第一部中僅僅是主角朋友的律師本多繁邦，却在第二部「奔馬」中認出了真正的轉世的人。四部曲終篇之前還有兩次投胎，最後的一次却被認錯了。轉世的人身上都有三顆極易識別的痣。「春雪」中的主角松枝清顯是個有錢人家被慣壞了的非常感情用事的孩子，他留給本多繁邦一本記載夢中所見的日記，裏面無巧不成書，正巧預言了以後發生的事。「春雪」最後一頁，松枝清顯在因肺炎垂危之際對本多繁邦說：「我剛做了個夢，又看到了你，我就知道，在瀑布下面。」於是本多繁邦在「奔馬」中看到松枝清顯投胎而成的狂熱愛國份子勲在瀑布下沐浴。勲在臨死前也聲稱「來世將爲女人」，當天晚上還夢囈說：「在很遠的南方……很熱……在南國的瑰麗陽光中……。」

松枝清顯在下一部「曉寺」中以女兒身出現也就不足爲奇了。故事的背景是七年後的泰國。本多繁邦知道這裏有個叫張穎的瘋公主，當他與時年七歲的張穎首次見面時，她瘋狂地抱着他喊道：

本多先生！本多先生！我好想你！你對我那麼好，可是我却不告訴你一聲就自殺。我等著向你道歉已經等了七年多。我已投胎成爲公主，可是我是日本人。我前世活在日本，那裏才是我的故鄉。本多先生，請帶我回日本去！

本多繁邦並沒有照辦，不過她在十七、八歲時還是回到了日本，這時候她已出落得楚楚動人，而且看起來已經神智清醒了。爲了看她身上是否有那三顆痣，本多透過特設的小洞窺視她，不看猶可，一看竟發現她是個同性戀者。張穎後來被蛇咬死，沒有預言將來投胎何處。

在最後一部「天人五衰」裏，本多無意中遇見一個有性虐待狂的俊男，名叫安永透。十六歲的安永透在港口的瞭望台上工作，專門負責核對入港的船舶。本多繁邦這時候已有七十好幾，一眼就看出安永透的病態，可是安永透身上有那三顆痣，於是還是決定收養他。在這三部裏，轉世的人，無論男女，都活不過廿一歲生日，於是本多以爲這個那里邪氣的少年也活不過廿歲。不料本多這次居然看走了眼，安永透並非松枝清顯投胎來的，因而並未如預料般死去。後來他發現了本多收養他的實情，了解到原本自持甚高的本領原來竟是一場空，結果自殺未遂，雙目失明。

到了四部曲的尾聲，本多的希望終於澈底幻滅，如果照三島的說法，是本多終於大澈大悟了。死期日近，本多來到奈良城外一座尼姑庵，這裏就是松枝清顯六十多年前的情婦斬斷情絲、削髮爲尼的地方。現在她已成爲主持，八十三歲高齡的她風韻猶存。垂死的本多問到她時，她否認以前認識松枝清顯。在追問之下，她用了日本文學裏最出名的老生常談——四大皆空——作爲遁詞。

四部曲就是這樣用藍絲帶繫着呈現在讀者眼前。第一部裏的美貌玩物在第四部結尾時再現，說出了最後的謊言，或者也不如說她道出了最後的眞言——端賴讀者怎麼去看它了。

這叫我們怎麼說呢？一系列自我毀滅的病態人物要被打下地獄，這就是轉世說嗎？自私自利

、感情用事的松枝清顯，不要命的兇手勲，同性戀公主張穎，虐待狂安永透等人有沒有告訴我們任何關於佛教的真理？或者這部書根本就是作者不懷善意的玩笑之作呢？

不管作者的動機何在，這部書的哲學結構都不够實在。投胎轉世之說的真實性在理論上大有爭辯的餘地，可是這部小說却無法使讀者相信確有其事。佛教思想博大精深，變幻無常，因而無論是贊成或反對的說法似乎都能言之成理。不過佛教決不膚淺。作者絞盡腦汁編進書中的那些預言和隨之而來的巧遇，完全不符這個世界上幾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教義。本多繁邦到了八十二歲終於發現他風流了一輩子結果還是一片虛空，他的這種領悟當然是正確的，可是光是這麼一層膚淺的理解，離探索佛教的精義還遠得很吶！

如果作者不是那麼煞有介事地大談其哲學思想，讀者還不至於因為他對佛教僅僅懂得皮毛而有所介意。三島這個人別的不說，深度完全不够。四部曲中談到佛教、印度教的地方都嫌太過簡單，包括大談西方哲學中轉世說的一段，看來都像是一個研究生論文裏的片段。這些段落都與本多繁邦的經驗有關。我們看不出他與佛教的接觸對他的生命有任何深厚的影響。有許多次他告訴我們本多繁邦在早期生活中理智重於情感，他希望我們認為本多係藉由觀察轉世之說以及曾往東南亞和佛教發生接觸而改變了他的一生，使他變成感情的動物。佛教一再被視為感覺主義，而感覺主義則被視為性，而性又明顯地被視為與真理同等。其實時到今日，這種觀念已經陳腐不堪，不易為人所接受了。

據說三島很仰慕湯瑪士·曼，我倒覺得他一定是紀德的模仿者。這部四部曲有人拿來與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緬懷往事」相比，也有人拿他與托爾斯泰相提並論。本多繁邦很明顯地是現代日本的隱喻，作者有意將書內的情節安排得與日本近代史彼此呼應以期符合西方經典之著創下的格局，然而西方名著中氣勢之雄偉和描寫之細膩以及作家悲天憫人的情懷，在這四

部曲中均付缺如。我們覺得三島若有自知之明，就該退而求其次，挑個長篇寫寫算了。他實在沒有寫這種大題材的能耐。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四部曲與三島自我的悲慘結局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無疑地，他是想在這兩者之間扯上關係，因為他在自殺前夕將次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五日——寫在手稿的最後一頁上。史高——史多克認為他之所以挑這一天死，乃是因為稿子這一天要付郵，而事實上稿子早在八月間就寫好了。這位給三島寫傳的作家對三島渴望成爲一個悲劇性英雄人物以及堅信真正愛國份子應當以行動來表現這兩點，談得很多。或許三島就是覺得他這輩子最好是遵循他經常提到的德川的文武合一的方式來表現。

四部曲第二部「奔馬」中談到的造反和自殺，與他向楯之會幾名親信所提到的種種計劃頗多雷同之處。他於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間下筆寫這本書時，又似乎了解這些策略簡直是瘋狂。勲對部下的領導才能，早期計畫失敗後的淡然，勲企圖謀殺一個時下被稱之謂軍事工業聯合企業的首腦未遂，特別是勲的無謂自殺……這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在作者的控制之下，故意用來表示這些行爲的無望。

史高——史多克的傳記中還提供了三島的生命與這個四部曲之間關係的另一個解釋。史高——史多克認為，三島之死，乃是看到必勝森田死了才作的同性戀式的殉情自殺。儘管這種看法我們未敢苟同，它却可以解釋得通三島在描寫勲的體格時何以如此自得其樂，以及在小說中他何以讓勲在性慾與自殺之間作一選擇。三島將日本武士式自殺視爲發洩性慾的最高境界；或許他認為唯有這種死法才足以發洩掉他那極其複雜且極不正常的慾念。臨死前他對部下所說的話都是他一遍一遍預習好了的，雖然聽衆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他自己想必都信以爲真。果真如此，三島必定對自己偏執的見解頗爲自負，把自己不正常的心智視爲完美。勲以後的角色，一個比一個

墮落，或許作者就因而認為唯有行刺或自殺才有意義了。至少這可以用來解釋而後兩冊何以如此邪惡，大小角色為何那麼令人作嘔，又何以將凋零、死亡的醜態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之前了。除非我們也像作者一般對理性嗤之以鼻，否則就無法理解他為什麼要作這些安排。

在小說技巧上，三島大肆採用自然比喻法，這種方法是外國讀者對日本文學頗熟知的一個特點，這也是他早期作品「潮騷」之所以為人推崇的原因。他拿手的象徵物——太陽——幾乎是無所不在，如果形容的不是太陽，至少也是狀似太陽的東西。在「奔馬」裏，敷談到他的生平大志就是「日出時在山之巔，一面禮拜着太陽……一面在高聳如華蓋的松樹下俯視着閃爍的海……自殺而亡。」而後，在他自殺時：「刀鋒割開皮肉時，一輪紅日憑空躍起，爆射在他的眼皮上。」在「曉寺」裏，本多繁邦來到印度佛教聖地貝納里斯：

當拂曉第一絲光線從天際升起，山路上的景物立即顯現出輪廓和顏色；婦女身上的絲布，她們的皮膚，花朵，白髮，疥癬，銅壺……全部呈現出了彩色。在緩緩改變形狀的雲層，遂漸被陽光趕走。最後，當朝陽從地平線上剛剛探出一點頭來的時候，本多繁邦周遭的人們紛紛發出一聲喟歎，有的甚至跪了下來。

在水裏的人，有的雙手合十，有的張開兩臂，對着昇起的太陽祈禱。他們的影子，橫過黃中帶紫的河水，觸及石階上人們的脚。這時只聽到一片對着河對岸太陽的歡呼聲，同時，人們一個個踩進水裏，像是受着一隻無形的手的指引。

這時候，太陽已經昇到綠野之上，原本可以注視的太陽，頃刻間變得光芒四射，令人不敢正視。它已經成了一團熊熊的烈火。

突然間，本多繁邦知道了！熟經常在夢中自殺時所看到的太陽就是它！就這樣一直到四部曲的最後一句：「夏日正午的陽光照射着寂靜的庭院。」

自然界的其它事物同樣地一再被三島用來比喻了又比喻，真是讓人受不了。海，樹，花，更是經常出現。有些比喻，單獨看來還覺得頗具巧思，可是經過他走火入魔般地一用又用，讀者原先的激賞遂一變而為膩煩，甚至會轉而生厭。

書中角色的思想也不够妥貼，他們的言行往往與年齡不調合或是與他們在其它地方的言行不熨貼。尤有進者，讀者分不清什麼是他們的想，什麼又是作者強塞給他們的思想。在這一頁所下的堅定決心，到下一頁又決定放棄了。歟算得上是前後言行最爲一致的角色，其它的角色有時顯得蠻是那麼一回事，有時又顯得蠻不是那麼一回事。

作者故意把月球上一片荒原的名稱改了個字而以「豐饒之海」作爲這個四部曲的書名，原意思必是藉以反映廿世紀日本——延伸而爲整個世界——在精神上的空虛。這種構思並無新穎之處。老實說，就算這部小說寫得比現在的好，它是否能夠言之有物，發人深省，還是問題哩！這就難怪這個四部曲無法像其它偉大的文學作品那樣打動讀者的心弦了！

喜歡「豐饒之海」的人不少，評語有的窮捧一通，有的則採保留態度。史高——史多克的傳記在大肆宣傳之餘已分運各地經銷店，相信銷路一定不惡。四部曲的精裝本標價過高，勢必影響銷售量，平裝本問市後必定有不少人會買來看，會覺得又開了一次洋葦。光就這一點來說，三島還是實現了他的願望；他至少把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人給征服了。

註一：村聲報 (Village Voice)，美國紐約格林威治村出版的報，對文藝、電影、戲劇特別注意。

註二：符濱·鮑爾 (Faubion Bower)，美國作家，專研日本戲劇。

以上註解均係夏志清先生原註。